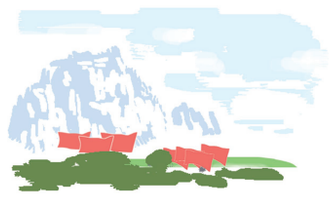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中美记者重走长征路

卫建民



一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1984年，中国、美国两位记者重走长征路，将二万五千里路上的历史过往和时代新貌展现给全世界的读者，创造了当代新闻史的奇迹，成就了不朽的新闻经典。

两位记者分别是《经济日报》的中国记者罗开富和《纽约时报》的美国记者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二人基本上都是沿着当年红一方面军的行军路线前行，克服种种困难，跨越千山万水，秉持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大无畏精神重走长征路，圆满实现了各自心中酝酿多年的心愿。

罗开富重走长征路时42岁，当时是报社驻云南记者站的一名记者。出发前两年，他就开始搜集资料、研读党史和长征史，计划1984年10月中旬于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江西瑞金启程，耗时一年徒步走完全程。

历时一年，他在报社开设《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专栏，累计刊发300多篇报道，每一篇都是他用双脚丈量征途写下的真情实录。

一位中年记者，要徒步走完二万五千里，最大的有利条件是他身处和平年代。而回望当年红军长征时，前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堵，后有追兵，空中还有飞机轰炸，脚下是雪山草地、激流险滩，行军路上大小战事不断。英勇的红军战士既要征服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又要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堵，奋力杀出一条血路。罗开富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他得到了沿途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一年时间里，沿途有近500名各族向导一路相伴，各地领导主动接待，向他介绍当地情况，提供帮助。当年通讯条件落后，他写的每一篇报道，每天都要从邮电局发出。有的山区邮电局还使用有线电台，常常会遇到线路不畅、信号中断的问题。过草地时，当地邮电局专门派出两名无线电员，背着电台陪他走出草地，完成发稿。

《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的许多篇目中都饱含着老区人民对红军的深厚情谊。当地群众仍清晰记得当年经过山村时在家中留宿过的老红军、老首长的名字，嘱托记者回北京后代为问好。罗开富沿着长征路线一路采访，亲身体会到战争年代党和人民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鱼水深情，接受了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上世纪80年代依然健在的元帅、将军和老红军，通过每天的报道重温了昔日的战斗经历，既感慨追忆峥嵘岁月，又由衷地感谢罗开富与《经济日报》的用心记录。

300多篇《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有着鲜明的创作特质：兼顾历史与现实，既记录成绩，也直面问题。由于长征路上有不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报道特意记录了少数民族淳朴本真的民风民俗，展现了长征路上多元的人文风貌。

我当年在经济部门工作，每天读《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我清楚地记得，当罗开富到达终点时，《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同志专程赶赴延安迎接，见到罗开富后的第一句话便是："你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凭借《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这一独家专栏报道，当年的《经济日报》声誉大幅提升，订阅量大增。而这一系列报道也成为载入新闻史的教科书级经典之作。

二

索尔兹伯里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获得过普利策国际报道奖，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二战期间，他深入苏联战地采访，写下经典作品《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创刊于1851年的《纽约时报》，在全球新闻界极具影响力，以客观报道、敢于揭露贪腐乱象著称，覆盖面与传播度享誉世界。由这份老牌名报的资深记者书写长征故事，本身便具有极强的社会影响力。

1984年重走长征路时，索尔兹伯里已是76岁高龄。他患有心脏病，体内还植入了心脏起搏器。他开始对中国红军长征的壮举产生兴趣，始于1938年。那时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书中记录的历史深深震撼了他，让他向往中国，关注长征。二战时，他作为战地记者在苏联采访，与斯诺相遇，坦陈《红星照耀中国》对自己的影响；斯诺也向他细致讲述了在中国西北采访时的见闻，并告诉他还想续写长征故事的心愿。原本《纽约时报》计划让他在结束莫斯科的采访任务后前往中国重庆，但最终计划改变，他的这一心愿因此迟迟未能实现。

直到1984年，索尔兹伯里偕夫人到访中国。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此次采访，给予全力支持，专门委派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将军与外交部翻译全程陪同。老人年逾古稀，身体又不好，不可能像罗开富那样徒步走完二万五千里。我国政府便为他提供了各种车辆，全方位支持。这位勇敢的记者历时74天，穿过七八个省份，终于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的心愿。

1985年，他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美国出版，迅速引发轰动。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续篇，是两位美国记者跨越不同历史时期，对红军长征壮举的真实记录与深情礼赞。两部作品兼具史学价值、新闻学价值与文学价值，文字优美、意蕴深远，既是严谨的史学、新闻学专著，也是动人的散文佳作。

作为载入史册的英雄史诗，与长征相关的书籍浩如烟海。其中最早的权威史料为1942年编印的《红军长征记》。1936年红军抵达陕北后，毛泽东与中央军委面向全体长征将士征稿，作家丁玲、创造社成员成仿吾参与编辑、整理，最终将来稿编选成册。除此之外，还有1955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以及后来的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也收录了大量长征亲历者的回忆文章。这三本书收录的内容均为长征亲历者亲笔撰写，原汁原味，生动鲜活，是长征历史的真实记录。而斯诺和索尔兹伯里则是以国际记者的独特视角，将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推向世界，定义为人类历史上的壮举。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文译本共31章、33万字，另附4万字注释，每一处记载、每一则实例均有据可查，严谨翔实、言必有证，是极具公信力的著作。索尔兹伯里通过挖掘全新史料，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党史、军史研究内容。全书架构清晰、布局精妙，开篇第一章以红军出征时严格保密的史实设下悬念，命名为"月光下的行军"，引起读者的好奇；结尾最终章则将视角拉回当代中国，向世界阐释长征的终极意义：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以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走完漫漫征途，最终是为了让中国走出苦难、走向开放、走向富强。

索尔兹伯里的写作兼具文献考据与实地调研。他收集大量资料，潜心研读各类史料，逐一走访亲历长征的党和军队领导人、红军战士，以鲜活的口述史料激活静态的文献记载；同时沿用田野考察的研究方法，实地踏勘长征主线、重要战场与关键事件发生地，在历史现场捕捉细节、激发灵感。正因如此，全书脉络清晰、细节丰盈、文笔流畅，兼具散文的灵动与诗歌的深情。

红军主要领导人在行军途中的故事，特别是毛泽东在长征中的战略引领作用，是全书的主要线索。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一次重要的转折。索尔兹伯里还原历史现场，详细描绘遵义城，再现遵义会议的过程，绘声绘色地再现了主要领导人在会议上的思想碰撞与激烈争论，并在结尾处作出精准论断："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罗开富的《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和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是中美两位记者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踏遍二万五千里征途写下的传世之作。这两部作品的时代价值，恰如索尔兹伯里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说："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当年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毛泽东挥笔写下著名诗篇《长征》，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气魄，彰显不朽的长征风骨。跨越百年，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历久弥新，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北疆纪行：走进呼伦贝尔

陈再见

1

在从海拉尔进入林区的公路上，有大半天的路程，所过之处，尽是金黄的草场和草场上一个个被压缩成大车轮一样的巨型草垛。这种场景似曾相识，在不少画家的油画作品里都出现过。

我隔着起雾的车窗玻璃，一直盯着外面，看草场，看草垛，看远处不知名的山林和林间的积雪。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新奇而陌生的景象。

突然，车厢里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叫声，突兀的声音让车厢内一下子骚动起来。原来在道路的一边，出现了一片白桦林，是的，就是一片很规整的白桦林，不像野生的，倒像是某户人家自己种植的。但白桦林即便真是人工种植，也会生长得恣意而野性。

自进入呼伦贝尔以来，零星的白桦树到处可见，但像眼前这样以树林的形式出现，还是第一次。远远望去，白桦林就像是一幅水墨画悬挂于路途前方，美得让人震撼。那个季节，除了松柏，所有树木的叶子都落光了，白桦树白色的枝丫便如骨骼一般裸露出来，姿势挺拔，乍看之下"整齐划一"，实际上每个枝丫都姿态各异。

我们一致要求司机停车，给十分钟时间让大伙儿去拍拍照。司机有些为难，但最终还是同意了，把车靠边停下。

我们爬过一条坡道，发现在公路与白桦林之间，还有一道几米宽的浅沟。在车里看着很近的距离，实际走起来还是要远一些。走进白桦林时，我们都发出感慨，和远观不同，当人置身于林中时，树木呈现出的是更为精致的美感，尤其当你抬头望向天空，看到蓝得透亮的天空被细密的枝丫分割成不规则的形状，自然而随意。

从海拉尔到额尔古纳，从额尔古纳到根河，一路上，我们看到最多的树木就是白桦树。白桦树作为被诗意化的树木，喜好文学的人应该都不会陌生，然而真正近距离接触它，对我来说却是第一次。

在我的记忆里，对白桦树的特殊情感，倒也不完全来自诗歌和音乐，也源于少年时期。我曾把老家的一种树误当作白桦树，后来才知道它们是桉树。美丽的误会持续了好多年，让我写出不少有关的文章和诗歌。

2

在根河的敖鲁古雅，我们见到了驯鹿。

在此之前，我对驯鹿的了解有限，只知道它在西方文化中是祥瑞的象征，会帮圣诞老人拉雪橇，在圣诞夜给孩子送礼物。

车在林区的一块空地停下，右手边是一道斜坡，木板搭建的大门上，有"敖鲁古雅部落"的字样。部落里居住着鄂温克族人，如今这个以狩猎为生的民族人口不多。现在这里就是一处为游客打造的景点，几乎每个进大兴安岭的旅行团，都会到这里参观，而来敖鲁古雅看驯鹿，则是最吸引人的由头。

林子里除了尖顶帐篷和围圈，为了方便游客行走，还铺设了木栈道。木栈道上落满了金黄色的松针，脚踩在上面，有松软之感，像是踩在雪地上。旁边的树木几乎呈拔地而起状，直入云霄。树林里有不少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围圈，大概就是养驯鹿和狍子的地方，里面却空空如也。我们在木栈道上走了很久，仍不见驯鹿的影子。

就在我们准备折回林子时，突然听到女孩们的声音，她们惊喜地叫喊着："在这儿，在这儿！"是驯鹿——我循声快步跟上，果然在一个隐蔽的斜坡上，看见一只高大的驯鹿，正埋着头，向人群走来。它的脚步异常缓慢，神情泰然，像是通了人性。旋即，我才想起，兴许是它顶着有好多分叉的巨大犄角，实在有些吃力，才不得不把头埋下。它显然看见了眼前的人群，冲着人群大步而来，毫不惧人。

这才是驯鹿该有的样子。尽管它的名字带个"驯"字，但作为一头会拉雪橇的动物，骨子里终归是桀骜不驯的，不该如同城市动物园里的梅花鹿一样温顺乖巧。眼见着驯鹿迎面奔来，女孩们都大叫着落荒而逃，我却鬼使神差般主动迎了上去。事实上，我从小就怕各种动物，见到了一般都会敬而远之。但我在驯鹿的眼神里看不到丝毫的恶意，它的眼神纯净得像是刚融化的雪水——大概只是在和女孩们逗着玩呢。

果然，见我主动迎上去，驯鹿便停了下来。我上前一步，在它面前半蹲着，试图与它对视，并伸手去抚摸它的头部。它温和地站在原地，用犄角顶我的身体，像是想要钻进我的怀抱中。这时，女孩们重新围了过来，她们也纷纷伸出手，去摸驯鹿的犄角。

3

之后，我们前往了满洲里。

汽车穿越起伏的草原，公路上只有我们一辆车。司机说要是赶上旅游旺季，这条公路的两旁都会停满大巴。可以想象，那时翠绿的草原上肯定都是游人。如今，草原上除了偶尔出没的山羊，便是远处低头吃草的马群了。

我之前一直以为草原是平坦的，原来也是一种假象，实际的草原起伏如大海的波浪。我们不知在草原上奔驰了多久，单一的色调和景致使大家都昏昏欲睡。呼伦贝尔的草原之大，可见一斑。

我打开手机导航，地图显示我们正在陈巴尔虎旗境内，地处中俄边境。这让我一下子来了精神，虽然目之所及，都是草地和沙土，并没有什么庄严肃穆的边境线，但我心里还是产生了一种仪式感。透过车窗玻璃，我看见远处一道长长的坡梁，绵延不断，那背后或许就是地图上画的额尔古纳河。果然，汽车拐过一道弯后，我就在对面的山坡上看见了别具风情的彩色帐篷。

车上有人问司机，红毛柳长什么样，司机用手朝右前方一指说，那些灰褐色的灌木丛就是。从进入呼伦贝尔开始，我们所见的树木，除了白桦树，最多的就是红毛柳。听说，在这里，看到红毛柳就能找到河流。

果然，世间万物自有深意。

第二天一早，当我们被带往满洲里，参观中俄边境巍峨的国门时，那种国土之间的界线感就更为明显了。在国门景区，能看见远处俄罗斯境内的小镇和街道，国门下面是火车轨道，除了往返的运货列车，未经批准不得跨越界碑。荷枪实弹的士兵和铁丝网，相比蜿蜒的河流和红毛柳，更让人感到边境的威严和庄重。

满洲里看上去很繁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不仅是一座城市，还代表着国家的形象。

在满洲里口岸出境时，着实费了一番周折。边境检查之严格，与白天的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对比。每个人都要接受盘问和检查。身边那些经常往返于中俄的商贩，他们穿过边境，做点小买卖，随身的行李一个推拉车都装不下。边境之地在他们眼里，也许就像小时候家门前的一道沟渠一般，跨一步，也就迈过去了。

90 长征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征稿作品选登——

半页红星

应楚桐

库房很静，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那页纸躺在樟木匣子里，编号"无名—017"。小陆戴上白手套，用镊子轻轻一掀。纸已经发黄，如同秋天的枯叶，边角碎得像被虫蛀过。纸的中央，洇着几团暗褐色，隔了九十年，已经干了，但依稀可以分辨出，那是血。

纸上没有字。

准确地说，字迹还在，只是边缘化成了一团团淡青的水痕，像隔着一层水汽去看，什么也看不清。小陆把台灯压到最低，脸凑得几乎贴上玻璃，才勉强辨出一行铅字：

"红星照着路——"

后面的字，被水、被泥、被血，一起吞掉了。

小陆今年才分过来整理革命文物。库房里类似这样的东西很多：一双磨穿了底的草鞋，一个缺了口的搪瓷缸，一条打满补丁的粮袋。它们都编着号，沉默着。可不知为什么，只有这半页纸，让他在看到的一瞬间，心里就不明原因地一揪。

他没有急着登记，把纸放回匣子，去查看老馆长的账本，账本上写着"无名—017"的这一栏，只有一行小字：

"一九五四年，四川省若尔盖草地，牧民于沼泽边拾得，藏于一件棉衣夹层。"

没有姓名，没有部队，没有生卒年。

小陆盯着那行字，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页纸，是被一个人，贴在心口，缝进棉衣，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得以留下来的。

于是，他决定把这个"无名"的故事，还原出来……

一九三四年十月，于都河边，风里带着水腥气。

小满那年大概十五六岁，具体的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他只记得自己是瑞金人，给地主放过牛。后来红军来了，分了田，他就跟着队伍走了。

他识字不多，认识的字，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所以队里让他给宣传员打下手——背着油印机，帮着裁纸、研墨、晾传单。

宣传员姓周，大家都叫他周教员。说是教员，其实也就二十岁出头，戴一副用棉线绑着腿的眼镜，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一块钢板、几张蜡纸和半截铅笔。

周教员爱刻字。宿营的时候，别人倒头就睡，他借着火堆的光，把蜡纸铺在钢板上，一笔一笔地刻。刻完了，拿油滚子一推，一张张传单就出来了，黑字，还带着油墨的香。小满看不懂他刻的是什么，只觉着那字一个个方方正正，好看。

"小满，"周教员头也不抬，"过来，教你认几个字。"

小满就蹲过去。周教员指着一行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红——星——照——着——路——"

"红星。"小满念着，忽然笑了，"咱帽子上的那个？"

"对。"周教员也笑，"帽子上有，心里也得有。"

那天夜里，周教员把一张刚印出来的传单，叠成四四方方的形状，塞进小满手里。

"拿着。"

"给我干啥？"

"这是咱的宣传单，上面有首歌。"周教员说，"等胜利了，你要照着它，念给更多的人听。现在念不了，就先装着。"

小满把那张纸放进了衣服里。纸很轻，贴着心口，起初还有点儿凉，慢慢就暖了。

他没想到，这张纸，后来会陪着他走那么远的路。

湘江的水是红的。

小满后来很多年，都不敢想湘江。江面上漂着的东西，他不敢看。过了江，队伍一下子少了很多人。

周教员还在。他眼镜腿断了，用草茎重新绑着，人也瘦脱了相，可还是走到哪儿，就把钢板、蜡纸背到哪儿。

"周教员，那东西沉，扔了吧。"有人劝。

"扔不得。"周教员说，"笔杆子跟枪杆子一样要紧。"

十二月，进了贵州，天气湿冷，风往骨头缝里钻。队伍宿在一座破祠堂，四面漏风，火堆怎么也点不旺。

小满冻得睡不着。他摸到衣服里那张纸，摸到它的边角，忽然想：要是有引火的东西，火就旺了。

他把那张纸掏出来，捏在手里，对着火堆看。纸在火光里发黄，那行字仿佛在跳动。

"红星照着路……"

他的手伸出去，又缩回来。

"干啥呢？"周教员在对面看他，半闭着眼，像睡着了，又像没睡。

"没……没干啥。"

小满把纸重新叠好，塞了回去。那一夜，火虽然烧得不旺，可他觉得心口处有点儿烫。

过金沙江之前，队伍发了枪。人手不够，小满也领到一支，是支旧枪，枪膛里生了锈。

夜里擦枪，没有布。小满摸遍全身，又摸到了衣服里的纸。纸已经软了，被汗浸过，被雨水泡过，边角烂了。他心里想：擦枪，正合适，一张纸的事。

他把纸展开。油印的字已经淡了，可那行"红星照着路"还依稀可辨。

他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周教员念字的样子，想起他说的"等胜利了，念给更多的人听"。

他把纸叠好，塞回去，用衣服擦了枪。

"用衣裳擦，"他对自己说，"纸，得留着。"

过草地之前，周教员病了。

是疟疾，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冷起来，盖三层棉被还抖；热起来，把棉衣都扒了，还不舒服。可队伍要过草地，不能等。周教员把小满叫到跟前，把钢板、蜡纸，还有那半截铅笔都塞给他。

"我背不动了。"他说，"你替我背着。"

"周教员，那你——"

"我走得慢，你们先走，我再跟上。"周教员摆摆手，眼睛却在笑，"别忘了，等胜利了，念给更多人的听。"

那是小满最后一次见到周教员。

多年以后，他依旧不愿意相信，周教员之后并没有跟上队伍。他总觉得，周教员是走了另一条路，只是绕得远一点，早晚会赶上来，追上队伍。可事实是，那张纸还在，分量一天比一天重。

草地不是地，是望不到边的水草和泥。

一脚踩下去，浅的到脚踝，深的到膝盖，再深，就上不来了。人陷下去，草皮一合，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小满背着一台油印机，走在队伍中间。油印机很沉，可他舍不得扔。那里面，还压着周教员没刻完的一张蜡纸。

一天夜里，下起了雨。草地上的雨，是横着抽过来的。小满脚下一滑，整个人栽进了一个水洼。

水冰凉，呛进鼻子。他挣扎着爬起来，第一件事，不是看油印机，而是摸向心口。

纸，湿透了。

他慌了，把纸掏出来，展开——那行字已经晕开，"红星"两个字，边缘糊成了一团。

"红星……"他急得直哆嗦，拿袖子去擦，可越擦越花。

旁边的战友拉住他："一张纸，算了。"

"不行！"小满大声说，声音都变了，"这是周教员……"

他说不下去了。

那天夜里，小满把那张湿透的纸展开，贴在胸口，用体温去焐。他自己冷得发抖，却把那页纸护在衣服最里面，怕它再淋一滴雨。

第二天天亮，纸半干了，字更淡了，可那行"红星照着路"还能看出个轮廓。

小满把它重新叠好，缝进了棉衣的夹层。

从那天起，这页纸，就真的和他的命，连在了一起。

小满最终没有走到陕北。

过草地的时候，他的身子一天天垮下去。夜里咳，咳出血。眼看要走出草地了，他实在走不动了。

那天夜里，他把棉衣脱下来，交给了一个继续往北走的战友。"衣服里的东西，"他说，"到了地方，替我念给更多的人听。"

战友把棉衣裹在自己身上，点了点头，转身走进了草地深处。

很多年后，牧民在沼泽边，捡到了那件棉衣。夹层里，缝着半页纸。纸上的字，模糊得已经看不清了。可谁都知道，那上面，一定写着什么……

小陆合上账本，天已经黑了。

他重新走回库房，在"无名—017"的匣子前，站了很久。

这半页纸，没有姓名，没有故事，只有几团化开的字和几滴隔了九十年的血。

可他忽然觉得，那个"无名"的人，此刻就站在他面前。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把一页纸放在心口，走了那么远的路，最后，把它留给了后来的人。

他想起那句没印全的话，把它在心里补充完整：

"红星照着路，一步一步往前走。翻过雪山，草地那边，就是天亮的地方。"

他提笔，把这行字，一笔一画，写进了新的文物卡片。

写完，他合上卡片，手无意识地按在了自己的左胸——心口的位置，像在护着什么东西。

第二天，展厅里多了一件展品。

玻璃柜里，那半页纸安静地躺着，旁边的小卡片上写着几行字：

"文物名称：半页油印歌页。发现时间：一九五四年。发现地点：四川省若尔盖草地。"

下面，是一行新添的小字，是小陆补全的：

"红星照着路，一步一步往前走。翻过雪山，草地那边，就是天亮的地方。"

一个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踮着脚，趴在玻璃柜前，一个字一个字，把那一行小字念了出来。

小陆站在人群后头，听见了。

"红星照着路……"

文艺周刊

第三〇九三期

石 磨

故事，从童年开始
一圈圈推着流转的光阴
粗粝的纹路，碾碎散落的谷粒

沉重的木柄，攥过几代掌心
石盘缓缓咬合四季的风尘
磨出米香，磨出清贫，磨尽一生

洒落的粉末裹着家的余温
父亲说，石磨把细碎的烟火
慢慢碾成人间温存
让日子，在碾磨里慢慢安顿

品读沉淀的时光，我懂了
——原来
经时光研磨后，淬炼出一个
有棱角的自己

石 匠

看——铁锤起落
听——敲碎山间寂静
如顽石一般一身粗粝
藏着不肯舒展的年轮
日暮收工，放下工具
满身尘埃。你坐在石料上歇脚
像另一块，历经敲打
却依旧稳稳扎根尘世的石头

觉 醒

偏房的角落，锄头
蒙着厚厚的尘垢。长卧于幽暗，它
被岁月磨去棱角

早忘了如何弯腰
与泥土深交
如何让田野的风霜
淬亮刃口

一场春雨，漫过
泥土的芬芳，唤醒它——
嚼碎昨日尘埃
铁骨仍在
藏着不肯弯折的劲头，向着旷野
奔去

觉醒的人
是否也能嚼碎过往 焕然新生

乡土器物三章

陈寿才

风掠过凿刃，粉尘漫过微驼的脊背
一凿一痕，剔除多余的棱角
也凿开自身的筋骨，破开一生的幽暗
只为寻得光明

石头很硬。比石头更执拗的是你
掌心层层叠叠的厚茧
不刻意雕琢繁华纹饰
只慢慢驯服一块冰冷的沉默
唤醒深藏的星芒

你懂得，每一块山石都有骨血
不该强行篡改它天生的肌理与命格
开出的台阶、碑石、墙基
承载人间奔波的足音，安放无声的思念

本版题图 张宇尘